

副產品

(文雜，文散，詩)

著 陵 平 王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品 產 副

(文雜，文散，詩)



行印館書印務商

十四年六月重慶初版
十五年九月初版

副 產 品 詩，散文，一冊

翻印必究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王 平 陵

發 行人 李 宣 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81087 滬報紙)

副產品

——以此代序，及本書的命名——

我從事於文藝的習作，差不多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了；可是，關於寫作的技巧，並說不上有什麼心得，經驗，更談不到有近於新發明一般的真理。這情形，我在每一篇小說，每一個劇本，及每一首詩歌，散文的寫作過程中，那種「辛苦艱難，備嘗之矣」的慘澹，就不難有一個自知之明，證明我絲毫沒有受到二十年來所儲蓄的心得和經驗的幫助；正同一個多產的產婆似的，當每次臨盆時，所熬受的苦痛，依然同第一次一樣，決不會由於多產幾個孩子，自以為有了生產的心得和經驗，便能減少些苦痛。一個作家對於自己的作品，不論是好是壞，總是熱愛的，猶之不問孩子成不成器，總是不忍其夭折和散失的，就因為曾經飽嘗過一番生產的苦痛。『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大家都在嚷；但所謂偉大的作品，到今天抗戰整整七年，已邁入第八個年頭了，據說，還是沒有。收在這集子裏的詩，散文和雜文，自然不算是偉大的作品，我們的讀者，批評家們斷不肯廉價的批准。算什麼東西呢？讓我勇敢而坦白地自陳吧！這些都是催生的編輯先生們逼着我提早流產的『渺小的副產品。』

當批評家的天秤尚未確立，擺妥以前，我不願把此刻的文藝作品，搬上靠不住的天秤，研究誰重誰輕，誰是偉大，誰是渺小，這真是『吃力不討好，勞苦而功不高』的苦差。不過，我

倒頗想順便談談所謂『偉大與渺小』的區別法。

我覺得配稱是偉大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字數最多，最冗長，印成冊子時，最精製，最厚重的作品。『厚重少文』的性格，尚不失爲具有君子風的人物。至於『厚重少文』的作品，却不是偉大的作品。這就是說，我們還是要考察作品的內容，是否有意義？能否代表一個時代的主潮，把握到一個中心問題的要點，提出了適切解答的方案？是否能刻劃人性？創造典型的人物？像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羅曼羅蘭的藏克利斯端夫……譯成中文，都是百多萬字的作品，可是，牠們偉大的因素，並不由於冊子的厚重。都德，莫泊桑，柴霍夫……寫下的短篇，傳至今天，也沒有因爲短小而消滅。盧梭的懺悔錄是不朽的作品，然雨果的歐那尼序言，祇是一篇短短的論文，在文藝史上一樣有地位，這原因，是說明了這些作品的內容，能使人類的文化從死去的舊時代，躍進另一個新生代的緣故。

總之，作品偉大與否的天秤，在內容，不在形式，更不在數字的多寡，篇幅的長短。

我爲此言，決非爲我的『副產品』辯護其短，乃是奉勸一般擅長於運用詩，散、雜的文藝形式，來表現內容的作家們，但須明白還是由內容來決定形式的。

詩、散、雜的文藝形式，不是副產品，批評家們已在文藝史上固定了牠們的寶座。我因爲不擅長運用這些形式，習作的機會特別少，雖然是流產的作品；但流產的作品，都是難產的，流產的孩子，做母親的往往比『瓜熟蒂落』的孩子，還要憐惜；所以我七年來僅有這一點點的收

穫，是不願任其散失的。同時，名之曰詩，散，雜，是我自己的薦稱，我不知道究竟像不像，便又替牠們取一個名堂。叫作『副產品』。

自古以來的作家，發財的不多，尤其是當代的作家，他們一無『生財之道』，既不會像一般奸商似的，把過剩的游資，囤積居奇，昧着良心坐視大家拼命愛國，兼保護他們的家，而他們專在國難中做亡國的勾當和熾滅大家的家；又不熟悉處世接物之道，把人與人的關係，敷衍得頭頭是道，把自己擠進「大夫士」之列，他們生活的來源，不能不遷就編輯先生們的囑托，寫一些在銷路上較有把握的東西，因為這樣，像我那些流產的「副產品」，似乎多產了一些，倒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但是，不什麼要緊，反正現在是『副產品』盛行的時代，舉例言之，大家喊節約，節約，結果是把節約的錢，儲蓄自己的荷包裏；人人都高呼『國家至上，國家至上』，而有些人仍舊是家至上而國還是至下；『到前線去！到前線去！』事實上祇有觀光名士，很少自動參加殺敵的鬪士；『出國深造！出國深造！』結果是祇見出國，不見深造；我們鼓吹男女社交公開，足有三十多年了，到今天還是交而非社，開而不公……算了，不必再囉嗦了！你還不相信我們的副產品，正在積極增產嗎？這樣說，多產一些文藝的『副產品』又有何傷呢！唉！中國的生產雖然落後，自有這些『副產品』生生不已的！

目次

短序——副產品·····	一
第一輯 詩·····	一
希臘頌·····	一
英勇的南斯拉夫·····	七
敬向美利堅控訴·····	一
送赫德里區進墳墓·····	一四
太平洋暴風雨·····	一七
病中欣逢湘北再度大捷·····	二〇
詠萬人塚·····	二四
半路·····	二七
冬夜·····	三〇
第二輯 散文·····	三二
月下渡江·····	三三
生命的琴弦·····	三六

山野話.....四〇

雨重慶之夜.....四三

秋陽.....四六

熱浪.....四九

地上的界限.....五二

誇張與真實.....五五

第三輯 雜文.....五九

釋『孤注一擲』.....五九

答客難.....六二

『滾釘板』主義.....六六

我們的劇運.....六九

三代以下.....七六

藝術的低級趣味.....八〇

關於『搶救國文』.....八三

超功利主義.....八六

讀徐悲鴻之畫.....八九

學院風的藝展·····	九三
『舊瓶裝新酒』論·····	九六
偉大作品的標準·····	九八
嚴重的侮辱·····	一〇二
藝術有用論·····	一〇六
漫談小說創作·····	一一〇
幾個舊課題的新發現·····	一一五
兒童最需要的禮物·····	一二九

副產品

詩（第一輯）

一 希臘頌

狂暴的腥風，
激盪愛琴海的怒潮，
燃起古希臘光榮的火炬，
和白晝一般照耀。

英雄們承襲斯巴達的餘暉。

乘着埃契兒 Eschle，亞歷山大，蘇格拉底的感召，（註一）
站在班都斯山峯上大聲呼號：

『戰！戰！爲自由而戰！』

年青的希臘要從血火中鑄造！』

這哲人誕生的故鄉，

四季爭奇馥鬱的花香，

魚鱗般的白屋，

反映向西的斜陽，

隨處都是碧綠的橄欖，

一個國，像一個花園，一個恬靜的家。

美麗純潔的岩石，（註二）

挺立在千層的危崖上。

希臘！胚胎真理的母親！

哺育文明的搖籃！

當你沉默的時光，

擺輪爲你抽吐血染的哀絲；

人們忽又競誇你的名字，

我歡喜得如重溫荷馬的敘事詩。（註三）

你的智慧，你的愛，你的光，

拖着時代的車輪，

從黑暗的地獄，

滾向光明的天堂；

教人類剝下原始的榛莽，

穿上裝飾人性的服裝。

希臘！你不會滅亡！

你永遠牽掛人類殷切的期望。

法西斯的妖魔，如今，

給強權，妄想，醉迷了心，

他要放一把火，

燒燬人類最高的智慧，

踐踏藝術，真理，和平，

他鞭驅一百萬吃人的野獸，

向文明的古邦橫肆侵陵。

最初，我是捧着一顆悽惶的心，

默誦希臘哲人留傳的聖經，

曾否把強毅不屈的精神，
鑄成萬古不磨的自由魂？

今天，愛琴海濱的英雄們，
攻下科律薩了！

不論在陸地，在海上，

在桑蒂瓜蘭達，

那卑賤無恥的侵略者，

第一次服從他們主帥的命令，

『一律向後總退却。』

雅典再發出興奮的信號：

『打進阿京地拉那，

熱烈慶祝耶穌聖誕。』

法西斯的喪鐘響了！

希臘的國旗，從班都斯山峯，

插到科律薩市政府的屋頂。

妖魔們在暗角裏噉泣，

自由人在白日下凱歌遊行。

人類又獲得新的證明：

時代永遠前進！

真理如松柏長青！

這不是現代史的奇蹟，

是人性終於消滅了獸性！

金髮的弟兄們！

我們是一條戰線上的伙友，

同扛着笨重的使命，

要把血寫的歷史東西輝映。

我們攜着手前進！並着肩前進！

當勝利愈近，

也許更要艱困，

比什麼時辰都要苦悶，

比什麼時辰都要昏沉；

但我們堅信，

是天要黎明的象徵！

親愛的伙伴們！

再熬過這剎那的時辰，

加緊清掃法西斯的潰軍，

不要讓他們有片刻的喘息，

不要把機會留給他們。

快衝過阿爾巴尼亞的國境，

向法西斯的心臟進兵！

全世界的人類都瞪大了眼睛，

急等着聽你們最後的吉訊，

特別是共患難的我們，

都準備把最真摯的熱情，

贈獻同爲自由而戰的十字軍。

（註一）埃契兒 Eretria 爲希臘最有名的古英雄，曾擊敗波斯人的入侵。

（註二）希臘以產美石著名。

（註三）荷馬的史詩 Epie，係歌誦希臘古英雄的戰蹟。

二 英勇的南斯拉夫

從匈牙利平原，

伸展到愛琴海，從奧地利又

綿延到亞得利亞海，

這一塊美麗的田園——南斯拉夫

是克洛特，斯洛文，歷史上有名的

塞爾維亞合建的新土。

你們掀起第一次世界的巨浪，

威廉大帝煊赫的威望，

就此默默地死亡。

正當世界混沌的時刻，

你們的國魂將宣告入墓的典禮，

大羣愛國的民衆們

又擁擠在伯爾格來德街道上，

瘋狂地怒吼了，
你們黯淡無色的國徽，
在自由天地中發出燦爛的光輝，
慷慨赴難的高歌，
激動希脫來的虎鬚，
在憤怒中起抖，
這大聲音驚碎莫索里尼的心，
驚碎一位東方觀光者的心（註一）
這大聲音喚起的回應，
是全人類忠摯的同情。
年青有爲的小彼得，（註二）
代表光明自由的精靈，
是你們民族的救星。
你們的姊妹之邦，（註三）
像得着一個空前的勝利，
也在興奮，慶賀，大遊行；